

北洋风云人物

曹 錕

董
尧◎著



那是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那是一群如狼似虎的人物

结“袁”而上，方成直系首领。

重金“贿选”，始留千古骂名。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北洋风云人物

曹 錕



董
尧◎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锟 / 董尧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5.10

(北洋风云人物)

ISBN 978-7-5171-1615-8

I . ①曹… II . ①董… III . ①曹锟 (1862 ~ 1938) —
生平事迹 IV . ① 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7515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责任编辑: 邓见柏

美术编辑: 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6.75

字 数 274 千字

定 价 36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615-8

目录

破 题 /001

第一章

一心要买个总统千千 /005

第二章

黎元洪又当了大总统 /017

第三章

总统大印我得收下 /033

第四章

要的是你表表心 /045

第五章

段祺瑞不是纸老虎 /059

第六章

邵瑞彭算个屁！ /071

第七章

务必抓住国会议员 /087

第八章

我得要玉玺 /099

第九章

花钱买个大总统 /111

第十章

孙段张三角联合 /123

第十一章

该挑选一位好总理 /135

第十二章

冯玉祥发怒了 /147

第十三章

第二次直奉大战打起了 /159

第十四章

吴佩孚当了讨逆军总司令 /171

第十五章

冯玉祥出兵古北口 /183

第十六章

老冯杀了回马枪 /195

第十七章

被囚延庆楼 /209

第十八章

北京落了一场秋雨 /221

第十九章

段祺瑞当了临时执政 /233

第二十章

老蒋给死曹锟一顶上将帽 /243

尾 声 /255

破 题

天津临海的荒凉小镇——大沽，到了清朝光绪元年（1875）依旧荒凉。镇子上造船世家曹氏也还是靠着造船为生。唯独这家的三儿子曹锬，却偏偏不想子承父业，竟决心去投奔淮军，老爹曹本生着实气闷了几天，但最后还是想通了：“唉！一人头上一颗露水珠，这小东西已经十九岁了，读书不成，卖布蚀本，整天游手好闲也不是办法，当兵就当兵去吧。”于是，把儿子叫到面前，铁青着脸说：“三儿，你拿定主意要当兵了，爹也不拦你。只是有几句话我得先说出来，听不听便由你了。”

曹锬见爹答应他当兵了，忙说：“爹，有话你只管说，儿子一定听。听了之后，当成金科玉律记在心上，终生不忘。”

曹本生依旧寒着脸说：“你记住，别到外惹祸，能混碗饱肚子的饭，活得平平安安，就算你能耐，爹在大沽为你烧高香。实在混不下去了，还回大沽，造船是咱的祖业，你还是跟老爹我造船。曹家老林没风水，没人有多大出息。命定的，别妄想。”

曹锬眨着眼睛，对老爹的话一时品不出酸甜苦辣，只默默地点点头。

老爹的话算说中了，曹锬当兵二十年，才混上个营长，可见曹家老林风水不好。谁知到了北洋军阀“盛世”，曹锬竞时来运转，青云直上了，他做了袁世凯北洋新军第三镇的统制，随后，又是师长，又是虎威将军，一等伯，直隶总督，直鲁豫巡阅使……成了以保定为根据地的北方一霸！

中国的版图，毕竟不只是长城内外那片北方黄土，长江上下，沿海左右，还有大西北、大西南广袤无垠。所以，历朝历代中国的霸主总想一统华夏，成为人王地主。于是，兵连祸接，厮杀杀杀，战事连年。争权力，争地盘，争那个极顶的宝座。

曹锟却不同，在成了北方霸主之后，广敛钱财，家资无数，他要用金钱买一个“极位”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，故而我们的这本“传奇故事”便围着“贿选”一事说三道四吧。

第一章

一心要买个总统干干

太行山刮过来的狂风，只几阵，便把一座古老的冀中城市保定刮得昏昏欲睡。城市上空，一派蒙蒙灰；街巷之中，车马行人几乎绝迹了；落光了叶子的老树梢头，几只乌鸦在有一声无一声地哀叫着。

这是1922年严冬的一个早晨。

当人们揉着困倦的双眼离开热炕头时，发现院子中落了一层稀稀落落的雪粒，屋檐上也似蒙上一层轻纱。无事做的人索性又缩回屋里，再钻进依然暖烘烘的被窝。

最显热闹嘈杂的地方，是曹锬的直鲁豫巡阅使署。石狮子把守的铁红色大门，在朦胧的晨曦中被打开，几个武装整齐的兵士尽职尽责地立在门旁；一个长衫束腰的老汉有气无力地在门外打扫落雪；几个为膳房采购食品的佣人拉着一辆小车匆匆走出；守护和清扫署内各房的佣人和兵士，纷纷走上岗位；该亮灯的房舍，都已灯火通明了……

巡阅使曹锬，又一个通宵未眠。庭院中的夜幕尚未消失，他已立在门里，对着静寂的院落呆望了许久。曹锬，六十岁了，不算太发福，身子骨还是十分硬朗。他面色红润，双目有神，短短的八字胡浓而黑，站立在早晨的严寒之中却连长衫也不穿，证明他健壮有御寒力。然而，那副紧锁的眉头和闭得紧紧的嘴巴，又表明他心事重重。

内侍给他送来了洗漱的水盆，他不理不睬。少夫人让人送来他几乎每

天早晨必饮的蛋奶蜂蜜茶，放在八仙桌的角上，也就放下了。他每日早晨要在院中独自练练的八段锦，这几天也丢了……

“大帅有心事了！”他身边的人都这样惊讶。可是，却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有什么心事，更没有人敢问他有什么心事。

昨日深夜，巡阅使署的秘书长王毓芝在他身边停了好久，向他汇报了好几件事，诸如京城中的人事变迁，天津卫几笔财务往来，吴佩孚在洛阳练兵，新复任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施政态度，等等。企图引出巡阅使的心事，而后以自己的足智多谋来为他排忧解难。王毓芝说得口干舌燥，曹锟听得索然无味。最后，他无精打采地呼着秘书长的雅号说：“兰亭，天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我也想睡了。”

王毓芝知趣地退了出去。

秘书长走了，他身边只有新纳的、比他小了四十多岁的小妾刘凤威在。这是一位机灵俊秀的女孩子，一脸稚气，却颇有城府——这大约与她的身世有关。刘凤威出身梨园世家，七岁登台，九岁遍唱了津保城乡，是河北梆子队伍中有名的“九岁红”，十二岁又串演京腔和北昆，是个见过大场面的妮儿。曹锟荣升巡阅使那年把她“接”进府中，成了他的四姨太。那时候，刘凤威才十六岁，但却成了曹锟身边最得意的人，小凤威把床铺拉好，娇声娇气地说：“大帅，天不早了。过来，我侍候您安歇吧。”

要是往日，曹锟准把她抱在怀中，“乖乖儿”的亲几口，然后伸开胳膊腿，让她为他脱去衣服，再一同钻进被窝。今日却反常，曹锟只闷闷地眼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仿佛在倾听那紧一阵慢一阵的风声，连一字可否也不回。

小凤威知道大帅心事不轻，轻眨着眸子心想：“为啥？”想是想不出缘由来的，索性投其所好，来为他排解排解。“大帅，我看您无心睡觉，这样吧，我选几段您喜欢的曲子唱给您听听。您也有许多日子不听我唱的曲子了。怎么样？”

曹锟是个戏迷。这是在大沽小镇上养成的习惯。当初，他长成身个之后，老爹让他跟着排船——那是他曹家的祖传手艺，他嫌出力太大不干；老爹让他种田，他又觉得没出息还是不干。最后，老爹出了钱为他拾掇一个布包包，让他走乡串村去卖布，他干了。就那时，他终日追着戏班子跑，上了瘾。散戏之后，他还常常能哼几句高昂的河北梆子。说真话，强取豪夺把

“九岁红”弄到手，第一目的就是热衷于她的唱，其次才是她的姿色。“九岁红”受宠，主要原因也是凭着随时有几段曲送到曹大帅耳中。今日，曹锬虽然心事重重，“九岁红”的这支杀手锏，还是打动了曹锬的心。他转过身来，缓缓地坐在太师椅上，说：“也好，我听你唱几段吧。”停了停，又说：“但必须唱新段子，唱好的。”

“是，大帅。”小凤威善解人心地说，“一定让大帅满意。”可是，当她静静神，想张口的时候，却竟想不出唱什么段子才能使大帅满意了——离开剧团，小凤威几乎成了曹锬的玩物，朝朝暮暮，卿卿我我，当初为自己壮胆、提身价的曲子，早在曹锬面前唱烂了，又无处新学，恰似“江郎才尽”。拿什么曲子去排除大帅的重重心事？这个小坤伶一时犯了愁。眉锁有时，只好拣《西厢记》中一曲先唱来：

彩云何在，月明如水浸楼台。僧归禅室，鸦噪庭槐。风弄竹声，则道金珮响；月移花影，疑是玉人来。意悬悬业眼，急攘攘情怀，身心一片，无处安排；则索呆答孩倚定门儿待。越越的青鸾信杳，黄犬音乖。

“不好，不好。”曹锬摇着手，说，“又是死沉沉。找点儿开心的听听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。”小凤威服帖地说，“换一曲，换一曲开心的。”说着，便唱了一段京腔《锁麟囊》：

春秋亭外风雨暴，
何处悲声破寂寥？
隔窗只见一花轿，
想必是新婚渡鹊桥。
吉日良辰当欢笑，
为什么娇珠花泪抛……

“好了，好了。我不听这些曲子。”曹锬说，“什么‘新婚’‘泪抛’，你还嫌我心事少？”

小凤威是被宠惯了的，何时受过这样的白眼？一怒一娇，索性背过身去，竟自流起泪来。一边流泪，一边又赌气唱道：

落红成阵，风飘万点正愁人。池塘梦晓，阑槛辞春；蝶粉轻沾飞絮雪，燕泥香惹落花尘；系春心情短柳丝长，隔花阴人远天涯近。香消了六朝金粉，清减了三楚精神……

唱着唱着，竟钻进被窝自己睡去。

曹锟一直把她当成娃娃看待，娇宠惯了，见她生气睡去，少不得又偎在床沿边哄逗了几句。然后，也不问她喜了还是怒着，依旧想自己的心事去了。

按说，曹锟不该有心事了，这几年，他的官运还是十分顺畅的。就从辛亥革命算起吧，十年中他是飞着升腾的，别人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几乎一年碰到一个：清帝退位之后，袁世凯握了极权——袁世凯可是曹锟的大恩人、大靠山。从小站编练新军起，他就是袁十分喜欢的人，凭什么呢？凭着他曹锟的机灵，凭着唯命是从，处处听命，令“袁大人满意”。是袁大人送他去天津武备学堂深造的。袁大人任直隶总督时，曹锟跟着到保定当了管带，不久当了统领，又不久竟做了第三镇统制。袁世凯当大总统了，曹锟的镇改为师，他又是三师师长。

曹锟这个师长可不是一般师长能比的，他一直围在袁世凯身边，得算“朝中”的师长。比如说吧，南京政府派蔡元培、汪精卫等特使到北京，请袁去南京就职大总统，袁世凯不想南下想在北京当总统，便命曹锟在北京、保定搞“兵变”，曹锟纵兵在北京烧淫抢掠三天三夜，把和和平平的京城闹得天翻地覆，昏天黑地。曹军发了横财，袁世凯有了借口，“名正言顺”地不去南方，而仍以北京为基地，扩大自己的势力。曹锟“救驾”有功，袁世凯称帝后便封他为虎威将军，一等伯爵。曹锟常在北方，手下有大帮直隶军队，通称直军。直军的首领是冯国璋。冯国璋斗不过皖系军阀段祺瑞，1918年从代总统宝座上下了台，次年病死北京，这样直系这个家族的族长便成了曹锟。经过一度振作，曹锟又先后打败了段祺瑞和奉系张作霖，他控制了中国的北方，成了直鲁豫巡阅使，成了中国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霸主。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心事呢？

夜深了，风大了。曹锟的卧室里有些冷。他转过身来，为凤威掖好被子，自己却毫无睡意，仍然坐回桌边，去默默地沉思——

到了1922年，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国，已经乱得几乎入了“膏肓”：北洋之祖袁世凯死了，北洋大权落入皖系段祺瑞手中，由黎元洪做傀儡大总统，发生了“府（总统府）院（国务院）之争”的黎段明争暗斗；利用辫子元帅张勋的复辟，段祺瑞把黎元洪赶下台了，由冯国璋代总统。冯国璋是直系首领，皖系自然不放心，不久又被段祺瑞拉下马。此刻发生了直皖大战，由于

直奉的结盟，皖段失败了，政权进入了直系时期，直奉两家达成默契，请两派之外的大清遗老徐世昌出来做总统，而不可一世的曹錕想当太上皇，幕后指挥。谁知徐世昌不肯就范，曹錕只好赶他下台。

就在徐世昌下野的时候，直系的第二号人物吴佩孚从洛阳匆匆来到保定。吴佩孚与曹錕一照面，就流露出不满情绪。

“珊帅（曹錕字仲珊），不该让徐卜五（徐世昌字卜五）走这么早。这样会影响咱们的计划的。”吴佩孚虽然比曹錕小了十二岁，却比曹錕稳几分，早在直皖大战之后直系得胜时，曹錕就想握有极权，要当总统。吴佩孚狠狠地摇着头，说：“不行。皖系虽新败，那只是北方，他们南方还有强大势力，一旦动起，危险很大。何况，东北还有蠢蠢欲动的奉张。我看还是等待时机，以武力来统一而后再握极权。”于是，才有了徐世昌当总统之举。现在，吴佩孚尚未具备统一全中国的实力，曹錕便迫不及待地赶徐世昌下野，吴佩孚怎么会同意。

曹錕望望满面情绪的吴佩孚，轻轻地叹声气，说：“也是无可奈何呀。这个徐卜五也太不识抬举了。”

“不就是让他维持一下局面么？”吴佩孚说，“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干什么呢？他在大位上冲挡阵子，我就可以有时间扩大势力，养精蓄锐。待我用武力统一天下了，他徐卜五会如何？只怕一个眼色不需使，他便会乖乖地走开。”

曹錕微闭眼睛思索着，虽觉不如心意，但还点头了。可是，事隔不久，曹錕还是不能容下徐世昌这个大总统，于是，借故发动了一场直奉大战，以把奉军赶出关为名，孤立徐大总统。张败退东三省之后，曹又逼大总统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。不想惹恼了张作霖，张作霖一纸通电，把徐世昌从大总统宝座上拉了下来。

徐世昌退出大总统位了，曹錕急于登台，怎奈吴佩孚还是不同意。最后，直系中的曹錕保定派和吴佩孚的洛阳派达成内部协议，暂时由黎元洪来重做大总统。现在，正是黎元洪主政期间。吴佩孚回洛阳去了，曹錕在保定又做起了大总统梦……

深夜退出巡阅使署的秘书长王毓芝，一大早又匆匆赶来。

王毓芝是个机灵人，曹錕的心事他常常推测得八九不离十。这一次，有些儿反常，不仅没有推测准，还惹得曹錕总是皱眉摇头。秘书长犯了思索：

“曹三傻子到底想啥呢？”

直系得势之后，所有采取的行动，王毓芝都是参与的，拉徐世昌上台，推徐世昌下台，又拉黎元洪上台，曹锟的热热冷冷，王毓芝都清清楚楚。现在曹锟想什么？他糊涂了：“现在夺大位，吴子玉（吴佩孚字子玉）不同意。再说，黎宋卿（黎元洪字宋卿）是刚刚被直系拉上来的，不能马上推下去呀！”王毓芝想来想去，还是没有想出头绪，所以，他天一亮又匆匆赶到巡阅使署，赶到曹锟面前。

曹锟对着庭院发呆，抬头又见王毓芝来了，忙转过身来，像是要迎出去似的，但却只摇一下身子，便仍在原地等他。

“兰亭，你早。”

“大帅早！”

“昨晚你啥时走的，我竟记不得了。”曹锟淡淡一笑，说，“不见你了，我倒想起几件事。”

王毓芝心里一动。“不是你让我回去休息的么？你下逐客令了，我能不走？怎么又问我啥时走的呢？”秘书长觉得曹锟也够假的。可是，自己毕竟是他的部下，是为他服务的，他不会也不能同他计较这些事。于是，他还是驯驯服服地说：“大帅，我知道您有心事，觉得夜深了，怕影响您休息，便先走了。所以，今儿天刚亮我就赶来了，不想大帅也起得这么早。”

“来来，咱们屋里坐。”曹锟拉着王毓芝，边往屋里走，边说，“兰亭，昨日你来这里我竟忘记招待你了。日前，一位浙江淳安的朋友来访，带来一点当地名茶，叫什么来着？好像是叫‘鸠坑毛尖’。你是知道的，我对茶是外行，知道浙江的名茶那就是西湖龙井。鸠坑毛尖怎么有名？倒是说不清楚。你对茶有研究，拿出来招待你，正好也顺便讨教一二。”说着，又转身对屋内喊一声：“凤威，兰亭来了，你快把昨日我给你的新茶泡来，我们品尝一番。”

凤威应着，泡茶去了。

王毓芝有点纳闷：“曹锟好多日子愁眉不展，一大早，哪里来了茶兴，何况自己平素与茶并无厚缘。大约是‘醉翁之意不在茶’吧？好，我就扰他一杯再说。”于是便说：“那我先谢谢了。至于说茶么，我也是门外汉，常常饮而不知味。这种鸠坑毛尖是听说过，就产在淳安的鸠坑乡，所以得名。成茶色泽绿翠，银毫披露，外形紧细，条直匀齐而秀美，滋味醇厚鲜爽，气味